

接受美学视角下网络文学的创作与接受

——以丁墨小说为例

邓 霞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8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1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8日

摘 要

数字技术重塑了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互动范式, 丁墨作为同时具有类型突破与市场反响的网络作家, 其作品为审视接受美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文章运用接受美学理论, 以丁墨小说为案例, 深入探讨网络文学的创作在读者接受维度下的重构。通过分析隐含读者、期待视野与视野融合等理论视角, 揭示读者如何影响网络文学的创作过程、文本特征及审美价值, 进而构建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接受美学, 网络文学, 丁墨, 读者接受

Creation and Reception of Onlin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aking Mo Ding's Novels as an Example

Xia D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November 8, 2025; accepted: November 27,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8, 2025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interactive paradigm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ception. As an online writer who has achieved both genre breakthroughs and market success, Mo Ding's works provide a new practical field for examining the theory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akes Mo Ding's novels as case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文章引用: 邓霞. 接受美学视角下网络文学的创作与接受[J]. 国学, 2025, 13(6): 1184-1190.

DOI: 10.12677/cnc.2025.136170

of online literature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 reception. By analyz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implied reader,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fusion of horizons, it reveals how readers influence the creation process,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online literatur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and readers and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erature.

Key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Online Literature, Mo Ding, Reader Recep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 世纪 60 年代接受美学的提出与发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读者。姚斯的“期待视野”,伊瑟尔的“隐含读者”、“召唤结构”等理论,更是为探究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理论。然而由于当时阅读作品难以获取且阅读感受私密性较强使得读者的阅读情况难以被知晓,这也造成了接受美学发展的困境[1]。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阅读材料的获取变得迅速且容易,网络也为读者分享阅读感受提供了平台。这也使得,接受美学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网络文学作为随数字媒体兴起的新文学形态,其独特的互动性、开放性与消费性特征,与接受美学的理论内核形成天然契合,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入。

当下,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网络文学中的接受美学。在宏观层面,龙柳萍从主体间接性的角度,梳理了网络文学中接受主体、文本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网络环境下“视界融合”的快捷性特征[2]。谭洪刚等以《白毛女》《旅程》等作品为例,指出网络文学文本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的美学特质[3]。张一桐等则强调网络文学的多样性、互动性与消费性,认为读者在文学接受与创造中的地位提升及与作者的循环互动,是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核心原因[4]。微观层面,孙瑞雪以读者期待视野和文本空白召唤为核心,探析了网络小说迎合市场需求的发展逻辑[5]。黄山聚焦起点中文网“本章说”功能,分析了读者创造性接受对网络文学创作范式的影响[6]。在女性网络文学领域,陈菲菲以天下归元为案例,探讨了女性网络作家如何通过调整“隐含读者”实现创作转型[7]。项娟娟则以《女主对此感到厌烦》为例,运用召唤结构理论解析了女性网络文学的文本特征与读者接受机制[8]。

目前,现有研究已搭建接受美学与网络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明确读者的核心地位并揭示网络媒介的重塑作用,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研究对象多偏向宏观特征概括、特定平台功能或单一女性类型网络文学,缺乏对丁墨等以“悬疑 + 言情”为核心标识的融合型热门作家的针对性个案深耕。丁墨作为网络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融合悬疑、言情等多元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悬爱”风格,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以丁墨小说为研究对象,引入接受美学理论,有助于深刻理解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以及读者接受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 契合“隐含读者”：创作注重读者需求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作品在读者接受之前就存在读者,即相对于经验读者而言的隐含读者[9]。经验读者是实际接触并阅读文本的具体个人或群体,其解读受自身经历、时代语境、认知差异影响(具体、多样

的现实阅读主体)。隐含的读者则是指创作者会考虑自己的艺术作品会被哪一社会阶级与群体所接受,那么创作时在选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就必须考虑到这一阶层人的理解能力[10]。丁墨作为网络作家,借助网络这一强大的信息平台,可以及时获取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从而根据读者评论、作品点击量等直观的数据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实时的调整,这就使得其作品的隐含读者进一步扩展。纵观丁墨的创作历程,其早期的传统悬疑作品并未获得大量读者的追捧,之后的“悬爱”类型小说使其声名大噪,成功切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她的创作历程,既是个性鲜明的案例,也揭示出当下网络作家的普遍特征。

2.1. 满足读者情感需求

丁墨作为网络言情作家,其创作的作品大部分与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爱情是言情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丁墨的网络言情小说抓住读者内心渴望温暖情感这一需求,通过精心构建的爱情叙事,为读者打造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爱情世界,成为现代都市人群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丁墨在其创作过程中精准地构建了隐含读者群体,满足了读者对于爱情的情感需求。在她的作品《莫负寒夏》中,女主人公木寒夏是有着强烈自尊和理智的独立女性,她的生活并非是顺遂的,甚至可以说是坎坷不断的。她生活于社会的底层,经历了父母双亡、高考失利等一系列人生变故,但她仍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她努力认真地工作,拥有着向上的野心和动力。她从来不否认自己来自泥泞之地,总是姿态从容地向目标前进。只为能和林莫臣达到同一高度站在同一水平线。在了解到爱人的担忧与动摇,认清自身并未有守护自己爱情的能力后,她选择了分开,为彼此留出充足的时间与空间,等待下一次更好地重逢。“如果不确定爱不爱,那就去确定。如果不知道他是否还值得你信任,那就尝试着去信任,给他一个机会”[11]。最终那个追求自由、内心刚毅的木寒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在丁墨笔下,爱情不再是身份地位的附属品,而是建立在灵魂平等基础上的情感共鸣。丁墨用足够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真挚和热烈,满足绝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这些读者成为作品的隐含读者。

此外,丁墨的爱情故事本质上还是主人公自我实现的旅程。《他与月光为邻》中谢槿知从自卑到自信的蜕变,《如果蜗牛有爱情》中许诩从学术女生长成为独当一面的警花,这些成长型叙事回应了现代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这种将爱情与个人成长紧密结合的叙事模式,既满足了读者对甜蜜幻想的期待,又通过主人公的蜕变历程赋予爱情积极向上的价值指向。

2.2. 重视女性人物形象书写

传统“霸道总裁爱上我”模式以男性凝视为中心,将女性主体性压缩为男性欲望投射的空洞符码。而丁墨小说彻底颠覆了这种权力结构。在《莫负寒夏》中,木寒夏清醒地意识到,爱情不是乞讨,尊严比情书更珍贵。她拒绝成为男性拯救叙事里的被动客体,而是以主动姿态介入情感关系,用职场上的步步高升重塑两性互动的权力格局。这种主体性觉醒并非简单的性别反转,而是女性成为自我确证的能动镜像,将男性从“拯救者”角色转化为平等对话的他者。

丁墨笔下的女性在觉醒后,展现出突破情感二元对立的多元生命景观。《他与月光为邻》的谢槿知在破解身世谜团的同时,构建了完整的自我认知体系;《如果蜗牛有爱情》的许诩在跨国重案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刑事情报专家。她们的爱情轨迹不再是人生坐标的原点,而是作为自我实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

这种叙事策略暗合当代女性的生命体验:都市丽人在情感亲密关系中追求平等对话,在职业里实现价值创造,在自我成长路径上完成身份认同。丁墨通过“甜宠”外壳包裹的深度叙事,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生命哲学——真正的爱情不是吞噬自我的黑洞,而是照亮自我成长的镜子。当女性在情感关系中找到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时,爱情便成为通向完整人格的桥梁而非牢笼。丁墨小说本质上构建了现代女性

的精神成长模型，将爱情叙事升级为女性自我发现的审美历程。

3. 融入“期待视野”：建构读者接受美学

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的、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12]。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指读者在阅读前及阅读过程中，基于个人生活经验、文学审美积累、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既定思维模式、审美趣味与心理预期，是读者解读文本的“先在结构”。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网络文学作品的爆发式增长，只有抓住读者的阅读偏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才能在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拥有一席之地。丁墨在创作中通过满足文体、意象、意蕴三个层次的期待，获得了众多读者的支持与喜爱，为其创作网络言情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 满足文体期待

“文体期待”泛指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某种类型或形式特征的期待指向。这种指向意味着读者希望体味到某种文体所可能具有的特定艺术韵味和魅力[13]。丁墨的网络言情小说在小说模式和叙事结构上展现出独特的文本特征。丁墨深谙言情小说的感性魅力与悬疑推理小说的技术性追求，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她以公安系统为依托进行情节的展开，并通过两种维度进行悬疑的构建。一方面，以案件故事的开端，通过对案件谜团的侦破来一步步牵扯出人物背后的隐藏关系。比如《他来了，请闭眼》，开篇是“连环杀人狂魔案”，随后红叶山庄白领案、市中学凶杀案、纵火自杀案等案件接踵而至，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背后牵扯不断。幕后操纵者谢晗对所有事件进行了精密策划。作者运用倒叙叙事策略，完整呈现了当年“鲜花食人魔”案件的侦破过程及其深层因果逻辑。小说标题兼具悬疑类型的神秘特质与言情元素的暧昧意涵，其中的“他”具有双重指代性——既可以指向坚守正义的男主角薄靳言，亦可以指代代表邪恶与危险的杀人犯谢晗。二者分别作为正义与善良的捍卫者、黑暗与罪恶的推崇者，形成鲜明对比并展开持续博弈。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维度上，丁墨通过叙事传递出核心主旨：爱赋予个体对抗不公与罪恶的精神力量，即便深陷困境，亦需坚守信念、绝不退缩，而黑暗终将为光明所取代。

另一方面，在《美人为馅》中，丁墨采用另一种方式搭建悬疑迷宫。小说讲述了苏眠、韩沉和徐司白在七年前连环大案中失忆，命运齿轮重新转动，他们在携手侦破案件中互生情愫，揭开七人团的秘密。在叙事推进中，丁墨将犯罪心理的专业分析与传统刑侦的实践手段有机结合，在二者的相互碰撞中推进故事的发展。文中韩沉精通传统刑侦流程，苏眠(白锦曦)则专攻犯罪心理，两人开始因各种误会互相嫌弃，在“唇枪舌剑”中配合破案。两人不仅合力完成了对案件的侦破，并且彼此的情感也持续升温。作者更依托弗洛伊德的梦境理论，将潜意识转化为具体的梦境，进而设计出更具有悬念的情节。《如果蜗牛有爱情》同样采用此模式，与之不同的是对凶手犯罪手段和动机的剖析成为亮点。

丁墨的悬爱小说以悬疑题材支架爱情故事，巧妙满足读者对融合多元元素的创新言情小说的文体期待，让读者沉浸于紧张刺激与甜蜜浪漫交织的阅读体验。

3.2. 满足意象期待

形象层期待视野指读者由于作品中的某种特定形象而引发的期待指向[14]。丁墨以她独树一帜的人物塑造技巧，为读者精心雕琢出一个个跃然纸上的鲜活形象。这些人物，带着他们的独特性格、真实缺陷与复杂情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满足了大众对多元化人物形象的阅读期待。

首先，丁墨创作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在传统言情文学中，女性形象常沦为男性凝视下的产物，她们的存在意义似乎仅在于迎合男性审美与欲望。然而，丁墨笔锋一转，让女性主动掌握自我定义权。丁墨塑造许寻笙、许诺时，以精准文本策略实现悬疑与言情的深度交

融。写许寻笙的古典气质，她采用“意象嵌套”与“反差叙事”，将古典乐器意象转化为双重媒介——既以清雅凝练的语言描摹其演奏场景，柔化悬疑情节的紧绷节奏，又在探案僵局时，借角色的清雅谈吐与乐器演奏成为情感升温节点，让悬疑的紧张感与言情的温润感自然过渡；塑造许诩则通过“视角切换 + 语言张力”的组合：悬疑层面用犯罪心理侧写的技术性语言构建冷静探案语境，强化悬疑氛围，言情层面借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潜入，捕捉其“直视他人目光”背后的细腻心理，语言转向内敛柔和，同时让许诩的成长线与案件侦破线“同频推进”，探案中的默契配合、危机时的下意识保护等微互动，使言情元素自然嵌入悬疑情节。整体而言，丁墨以“意象功能性转化”、“视角灵活切换”、“双线嵌套”为核心，语言上悬疑的精准凝练与言情的细腻温润形成节奏互补，结构上探案线索与情感线索共生，最终达成“悬疑为骨、言情为魂”的叙事效果。

其次，作者还塑造了不太完美的男性形象，使读者获得了新颖的阅读感受与体验。在传统言情小说中，男主角往往被塑造成完美无瑕的梦幻形象，他们俊朗多金、温柔专一，仿佛集世间所有美好品质于一身，成为女性读者幻想中的理想伴侣。然而，丁墨却与众不同，拒绝打造完美男主，转而赋予他们真实感与烟火气。薄靳言，这位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天才，智商超群，是公安部特聘顾问。可他的情商却低得惊人，毒舌、自负、傲慢，还极度孤僻不合群。但正是这种反差，让他在率性可爱、真实不做作时，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丁墨笔下的男主，因不完美而真实，因真实而动人，他们的优点在缺陷映衬下更显珍贵，让读者产生强烈代入感。

最后，在丁墨的小说里，配角绝非可有可无的背景点缀，而是拥有独立故事线与鲜活个性的个体，他们为作品添彩，丰富故事层次。《美人为馅》中的徐司白身为犯罪团伙“七人团”的头目，看似儒雅得体拥有高学历与高智商，实则成长于充满黑暗的家庭。父亲的反社会人格，如同一道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童年。他渴望爱，这渴望源自苏眠父亲苏睿城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束目光。苏眠的勇敢执着，让他心生向往。徐司白在黑暗与光明间徘徊，对苏眠的感情越深，内心挣扎越剧烈。最终，他选择与苏眠一同失忆，试图以全新身份开启人生。可在与韩沉对决时，听到苏眠为韩沉吹响的哨声，他悲痛决绝。徐司白身上那层悲剧色彩，让这个配角形象深入人心，为小说添上一抹别样魅力。她笔下人物，无论主角配角，皆有血有肉，带着时代印记与人性复杂底色。这些人物在读者心中激起共鸣，满足大众对真实与美好融合的阅读向往，成为网络文学中独特且闪耀的存在。

3.3. 满足意蕴期待

意蕴层的期待视野指读者对于文学作品较为深层的审美意味、情感境界、人生态度、思想倾向等方面的期待^[15]。读者在阅读丁墨小说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审美观念、文化背景与情感体验对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个性化的解读与重构。丁墨作品中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引发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

丁墨言情小说中一直遵循着两性关系的平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独立自主、富有生命力的个体，她们在追求自己爱情的路上不断成长，与自己的爱人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共同去抵御未知的困难和风浪。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会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历投射到文本中，从而在文学作品中获得正确的爱情观和感情观，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实现自我的提升。

4. 读者接受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4.1. 创作题材与内容选择

传统的类型化网络言情小说往往拥有着相似的男女主人公形象的设定、固定的故事结构，程式化的写作套路，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小说内容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但是同样也使读者产生阅读

上的乏味与审美上的疲劳。读者需要新的写作题材和内容来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读者期待视野的不断调整使得网络作家不断拓展新类型，寻求新的阅读增长点。丁墨作为一位优秀的网络作家，她成功地开创了极具新颖性的创作题材和写作内容。

丁墨的创作题材选择紧密围绕读者的关注焦点与市场需求，她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将悬疑、言情、商战等多元元素有机融合，创造出既具有现实关怀又充满浪漫幻想的故事世界。例如，《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以都市商战为背景，展现了现代职场中的爱情与奋斗，反映了读者对职场情感与个人成长的关注；《如果蜗牛有爱情》则以警察与犯罪心理学家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深入探讨了悬疑推理与人性关怀，满足了读者对悬疑言情题材的热爱。

4.2. 情节构建与人物塑造

读者的阅读偏好与情感需求深刻影响着丁墨小说的情节走向与人物形象塑造。她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既有聪明睿智、冷静沉着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薄靳言，又有勇敢坚韧、重情重义的女警白锦曦，这些人物形象充分满足了读者对理想爱情与完美人格的期待。在情节构建方面，丁墨善于设置悬念与反转，通过紧张刺激的悬疑情节与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相互交织，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参与感与期待感。

此外，丁墨充分利用网络文学平台与社交媒体等渠道与读者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及时调整写作情节和人物特性。她积极参与读者讨论，及时回复读者的留言与评论，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反馈，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与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增强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信任基础。

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不仅为丁墨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与素材，有助于她及时调整创作方向与作品风格，提升作品的质量与影响力；也为读者创造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环境，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背景，从而更好地解读与欣赏作品。同时，这种互动关系还促进了读者社区的形成与发展，读者之间通过分享阅读体验、交流观点见解，进一步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形成了良好的阅读氛围与文化生态。

5. 结论

在数字技术重塑文学创作与接受互动范式的当下，丁墨的网络言情小说以独特的类型融合与广泛的读者互动，成为网络文学领域的重要案例。她的作品不仅精准契合读者的情感需求与审美期待，更通过与读者的深度对话，构建起创作与接受的良性循环。丁墨的创作实践表明，网络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作者对读者需求的敏锐洞察，以及在文体、意象、意蕴等层面的持续创新。她的作品在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同时，也为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未来，随着网络文学生态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作者与读者的共创关系将愈发紧密，推动网络文学在多元探索中不断前行，持续为读者提供丰富而深刻的文化体验。

参考文献

- [1] 王龙. 阅读史导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 [2] 龙柳萍.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网络文学接受[J]. 柳州师专学报, 2013, 28(1): 17-19.
- [3] 谭洪刚, 陈功, 全华凌. 论网络文学接受美学特征[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1): 37-40.
- [4] 张一桐, 王立群. 接受美学视野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初探[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23): 244-246.
- [5] 孙瑞雪. 接受美学视角下网络小说发展原因探析[J]. 大众文艺, 2019(24): 25-26.
- [6] 黄山.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本章说功能[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5, 9(4): 41-44.
- [7] 陈菲菲. 女性网络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以天下归元的创作为中心[J]. 今古文创, 2025(18): 36-40.

- [8] 项娟娟. 女性网络文学的读者接受研究——以《女主对此感到厌烦》为例[J]. 新阅读, 2025(9): 70-73.
- [9] (德) H.R.姚斯, (美) R.C.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 金元浦,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联邦德国) W.伊泽尔. 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M]. 霍桂桓, 李宝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11] 丁墨. 莫负寒夏[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 [12] 姚斯. 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M]//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 读者反应批评. 王卫新,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141-173.
- [13]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4] 汪小祥. 翻译中的期待视野[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2): 14-17.
- [15] 银家钰.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在地铁站内》[J]. 海外英语, 2017(22): 193-194.